

史記十三冊 宋刻明印本

第十三

卷二百廿三 傳第六十三

十六葉全

卷二百廿四 傳第六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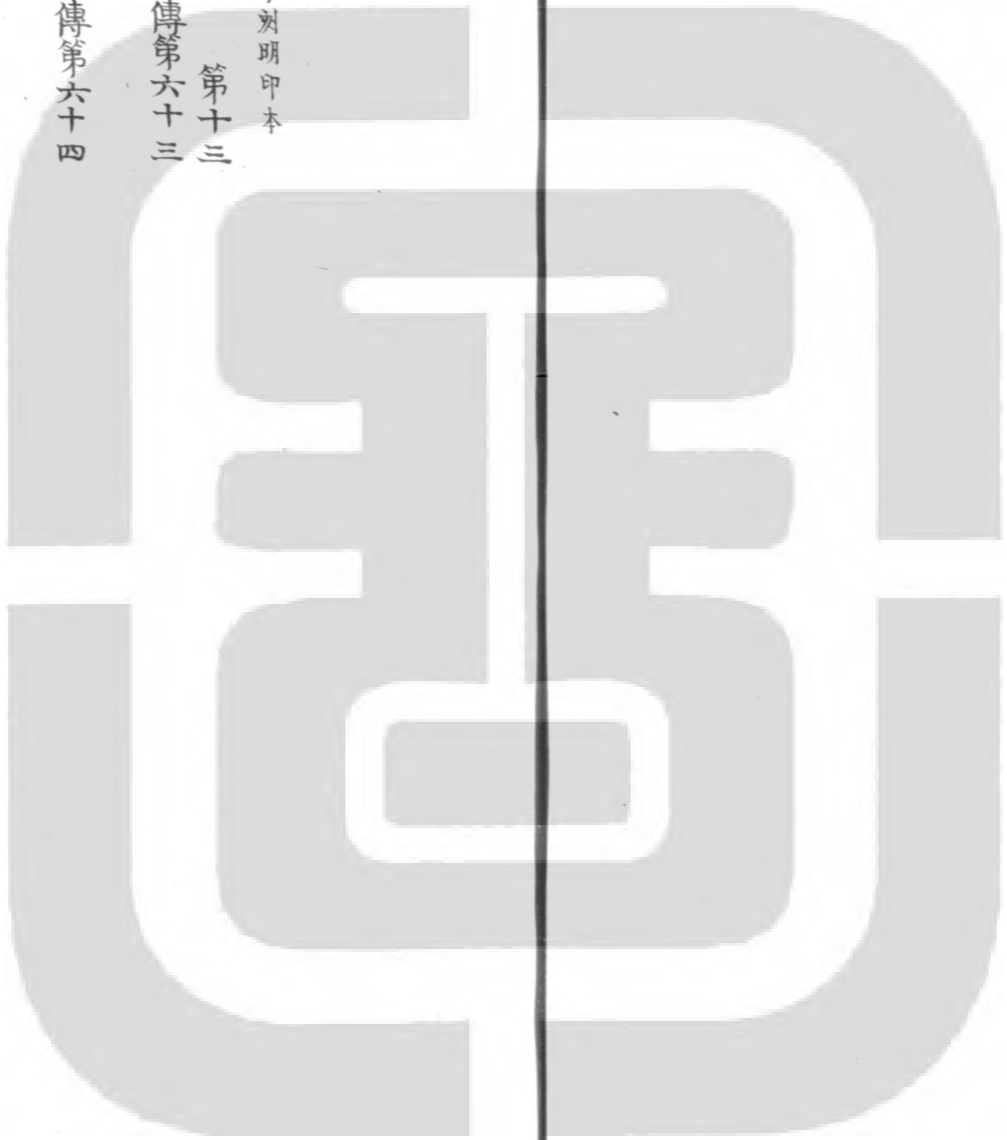
六葉全

卷二百廿五 傳第六十五

三葉全

卷二百廿六 傳第六十六

十四葉全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

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

為飲器韋昭曰飲器榘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月氏遁逃而

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

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

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俱

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

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

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

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  
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  
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  
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道驛抵康居康  
居傳致太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  
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  
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  
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留歲餘還並  
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

徐廣曰元朔三年

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  
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  
父為奉使君騫為人疆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  
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  
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  
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  
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  
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  
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  
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

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

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采于寘

徐廣曰漢記曰拘弥國去于寘二百里

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羗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

徐廣曰隨畜與匈奴同俗

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

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

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

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

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

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

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

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  
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羗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  
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舩行  
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  
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其西  
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  
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眾甚多往  
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應

曰眩相

安息長老傳聞條

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

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  
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三長往往城邑置小長  
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徒攻敗之皆臣  
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氏城有市  
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乾又作訖騫鳥曰臣在  
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  
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  
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西域傳第六十三

四

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  
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羗中險羗  
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  
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  
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  
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  
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  
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駢出冉出徙徐廣曰蜀漢嘉出却棘皆  
各行三千里其北方閉阨服虔曰曰表名漢使見閉於夷也南方

閉嶮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

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

越徐廣曰一作城而蜀賈茲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

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

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

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

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

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

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  
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  
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  
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  
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  
野烏嗛肉蜚其上

徐廣曰讀嗛與衙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衙之史記亦作嗛字

狼往乳

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  
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  
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  
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

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  
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  
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  
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  
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  
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  
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  
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  
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  
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



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邊翁主為昆  
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  
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  
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  
中子曰大祿彊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  
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  
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  
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  
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  
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

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惣取羈  
屬昆莫百其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  
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罽  
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  
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  
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  
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  
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  
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其後  
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

稱其意以喻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塞死後匈奴

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

也亦及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

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曰

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曰且我曰發易書言以也

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

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

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

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

再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

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

時其後益習而衰少至漢率一歲中使多者一餘

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月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

既滅越而蜀西南夷比日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

越舊特物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善曰欲地界

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

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之

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白昆明之遮使者徐廣曰元封二

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

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  
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貢  
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  
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子節莫言民毋  
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  
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  
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  
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子節言小者  
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子  
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辱莫

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之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

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經

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

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

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

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

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

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三逐

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

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徐廣曰為中郎將數使為樓蘭所苦言

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

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

勒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

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

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

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

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

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

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

以大鳥卵及黎軒羌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驛

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薤芝之屬皆隨漢使獻

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

多玉石采來漢書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

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

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

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怪物

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

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

工而轂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

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比日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

可誦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  
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  
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  
帀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  
帀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  
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  
嗜旨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  
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  
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  
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

善帀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

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

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

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孰於天

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熟者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

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

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

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

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

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

如傳曰

推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

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

為軍正故浩侯二恢使導軍

徐廣曰恢先受封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

而李

哆為校尉制軍中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少不足以拔宛願且能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六

怒而使使遮王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  
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一萬餘於匈奴徐

曰太初二年趙破匈奴為浞野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

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

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

使矣音灼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

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

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

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

相奉伐宛凡五十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

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

徐廣曰空一作亦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城中渴乏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

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

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

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

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

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卬頭卬頭不下攻數日屠之

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

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

行政都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

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  
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  
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  
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  
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  
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  
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  
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  
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  
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

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  
母寡母毋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  
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  
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  
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牝  
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  
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  
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  
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  
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



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二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股一疋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王二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邦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

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皆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

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以適過行者皆紕其勞徐

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

其勞也紕抑退也此不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紕降之不得與奮行者

齊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

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

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害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其

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

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

求奇物因風覽以伐死之威德而燉煌置徐廣曰一酒

泉都尉徐廣曰一云直都尉又云燉煌西至鹽水往往有亭

而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

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

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

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

是為河源出於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

也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大宛列傳卷第六十三

俠列傳第六十四

昔說曰立氣齊作威權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俠

史記一百二十四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乃若季次

原憲間巷人也

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有若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

讀書懷獨行君

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死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

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  
昔者虞舜窘於井廬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  
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  
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然猶  
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  
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己嚮其利者為  
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  
貶王跖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  
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  
慕慕人之義父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

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子然諾千里誦義  
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  
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  
曲之俠子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  
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  
云趙襄子召延陵王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子孟嘗春申平原信  
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号但未詳是此人非耳陵之徒比日因王者親屬蜀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  
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  
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

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  
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  
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  
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  
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  
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  
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  
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  
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常

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

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輶牛

徐廣曰音雖駟案漢書音義曰小牛古寸趨

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

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

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

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

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

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

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

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

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蜀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潁川有邾縣南越傳曰邾壯士韓千秋也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喜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受

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疆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賦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且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

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

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

忠實者欲得願更踐者次直者出錢贖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從後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月也

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

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

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

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

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

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

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

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

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

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

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

茂陵也解家貧不中些言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

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

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

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

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

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

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徐廣曰屬馮翊身至

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

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

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

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

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

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

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

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

後為俠者極衆教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長安

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仲太

原鹵公孺徐廣曰鹵城也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

雖為俠而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

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

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未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



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狀為貌者則色有衰落矣唯用榮於戲惜哉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

游俠列傳卷第六十四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

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

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

時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

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即侍中皆冠鷄鷄

具帶漢書音義曰鷄鷄鳥名以毛羽飾冠以具飾帶傳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

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

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

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

安人也

涂廣曰後屬健為

以濯船為黃頭郎

徐廣曰著黃帽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

中也一說能持握行船也上水之母故施黃旗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

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

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固見其衣絮

徐廣曰一無此字

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即即見

鄧通其人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

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原謹不好外交

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

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

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

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

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

為帝喏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是愛

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喏

癰喏癰而色難之已而闢鄧通常為帝喏吮之心

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

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

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

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

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卽中令周文仁仁寵最  
過庸不乃甚篤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  
宦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

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顏當也

今上為膠東王時

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  
射善佞上卽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  
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  
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  
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騫馳  
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

驅不見既過江觀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

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嫌嫣

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顏當也

嫣侍上出

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  
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  
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道兄弟及女皆故倡也

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

徐廣曰李獵犬也

而平陽公主言延

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

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詞欲造樂詩

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

勇延年佩二千石印號恊聲律與上卧起其貴幸  
將如韓嫣也徐廣曰韓等也蜀郡韓氏久之寢與中人亂  
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  
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  
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  
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  
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百二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道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  
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  
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  
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  
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  
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

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  
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  
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

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

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

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

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

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甌窶也汗邪滿車司馬

曰汗邪地田也五穀蕃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

而大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三十

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

六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

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

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

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

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

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亦講鞠臆

侍酒於前時賜餘酒

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

曰希收衣裏也裏衿也衿音希也音希也

曲也音希也紀反又音希也謂小跪也

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慨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子無罰目眊不禁徐廣曰視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長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玩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羅襟解微聞鄰澤當此之時玩心最歡能飲一石以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玩為宗室置酒鬣常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

伯也者款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世以談笑

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蓬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响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溥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玉為棺文梓為槨槨豫章為題蘇林曰以大同故曰發印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

題棊

魏翼其備其後

楚莊王時有趙韓魏三國

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

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

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三六畜葬

之以瓿甕為椁銅室為棺膏以薑薑棗薦薦以木蘭

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

以馬屬其六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言

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也

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

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

見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耶

以教衣冠抵掌談

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

孫叔敖教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嘗

王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

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

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

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國

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

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

石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

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為女媧觸大罪

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  
音元不致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系叔故  
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  
王請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四百戶  
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  
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台於大道秦始皇  
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  
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也  
呼汝汝疾雁曰諾居有頃殿上上言呼萬歲

呼曰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  
幸而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  
十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  
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  
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  
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  
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  
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  
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



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  
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  
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  
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  
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  
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  
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  
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  
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

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  
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  
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  
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  
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  
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  
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  
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  
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  
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

徒乳母罰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

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中葦廬之下金馬門者宮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  
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  
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  
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  
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墟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  
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  
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  
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  
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

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  
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  
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  
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蓄雖有聖人無所  
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  
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鍾于宮  
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  
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  
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

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  
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榮同范蠡忠合子  
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獨少徒固其常也子何  
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  
閤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  
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  
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臣乃言  
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  
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  
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  
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  
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  
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  
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  
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

徐廣曰衛青傳封為  
曰子去之弟也

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  
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

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

願白事徐廣曰衛將軍傳云將軍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

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

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

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

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

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

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

東郭先生拜以為都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

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

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

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

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

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

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

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

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也王夫人病甚

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

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

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

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遂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曰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

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  
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  
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  
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  
得長孝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  
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  
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  
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  
以財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  
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

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  
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  
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  
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  
間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  
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  
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  
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  
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  
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

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  
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  
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  
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入其巫老女子  
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  
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  
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  
子不好煩大巫姬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  
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  
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

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  
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  
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曰  
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更傍觀者皆驚恐  
西門豹顧曰巫姬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  
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  
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湏臾湏臾  
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  
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



由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  
不可以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  
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  
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  
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  
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  
君所為也賢君之法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  
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  
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  
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

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君德

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欺君任察則臣  
畏懼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欺欺任德感義則臣  
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  
子曰為政以德辭如此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  
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錙之  
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按其仁者功則無以  
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  
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  
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  
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豈不欺與以威察  
或不得欺斷不可同觀而比  
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觀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EAST ASIAN LIBRARY' or similar, centered across the page.



